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一

肅宗朝十一

己卯 二十五年春正月 上下備忘記曰嗚呼邦運之不幸胡至於此哉四年大殺萬死一生之餘喘又罹無前之虐癘自春徂冬愈往愈熾如水之漬若火之烈始自西陲遍及八路里無完戶百無一瘳列幕相望歌吟相聞而毒之尤者至有闔家俱沒之慘積尸成堆鬼哭啾啾兵燹之禍曷足喩急嗚呼比歲灾荒非不酷矣而土着之殆盡未有甚於去年

其為鶉心又不啻飢火矣嗚呼民靡孑遺國將焉依用是憂遑食息不寧虔誠祈禱靡不用極而神不我顧冥應猶邈究厥所以罪實在予赤子何辜嗚呼鸞輅迎春和氣藹然草木昆蟲咸囿雨露而奈之何饑饉扎瘥迭為災害使我環東土億萬蒼生獨阽於危亡而莫之救為民父母當作何懷念之至此不覺抆淚予心若茲內而京兆外而按道之臣詎不思所以體宵旰之憂盡拯濟之方乎須以此意另加勅諭其於給藥救療毋或死亡收

屍埋瘞毋或暴露等事勿視閒漫着實舉行而稍待疫癘之寢息特施軫恤之惠澤亦宜分遣近侍於中外設壇賜祭以示憫惻少慰煩冤後又以若不舉行及歸盧文必為斯速講定之意下教于筵中○領中樞南九萬以年至再疏請休致 上賜批隆重略曰卿之去國閱四箇月矣寤寐思想久而彌深卿豈獨無係戀之心乎況丁丑春入對便殿握手面諭之事不啻情如饑渴以卿體國深忠胡不諒予倚毗之誠而汲汲然捨予若是耶予

實慚恧無以為懷至於引年之請尤有所不
然者昔文潞公以八十之年猶不許其休致
十日一朝議事都堂矧惟今日是何等時乎
饑饉連仍疾癘慘毒憂虞之端指不勝屈正
宜協心扶顚之不暇豈忍袖手恝視耶藉令
卿雖已致仕起以自輔如潞公平章軍國重
事之古事其可勉從不當從之請以忽無遺
壽耇詢茲黃髮之道乎卿其體予心腹之辭
幡然造朝毋孤日夕虛佇之望○王世子痘
候平順已至落痂 上命罷議藥廳仍下教

曰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親之於子雖偶然寒暑之感憂念無所不至況今世子所經痘瘡者何等患候耶夙夜焦慮寢食不甘矣幸賴神明陰騭已臻平穩之境父子之情歡喜何極值此非常之慶詎無非常之舉矧今春王正月雨露霑及枯萎正宜法乾元之至仁體雷雨之作解特施曠蕩之典咸與歲而維新禁府刑曹時囚中除綱常贓汚殺人強盜詛呪雜犯死罪以下該房承旨即為馳往一一放釋徒三年以上雖尋常跡涉亦多並

宥之例使之依此舉行而兩銓歲抄並爲蕩
滌士大夫被謫未蒙宥而身死者亦皆還給
職牒諸道時囚一體爲之○二月引見大臣
備局諸臣判府事崔錫鼎言六臣祠之仍存
嚴興道之褒贈聖德事也追聞元昊仕 文
宗朝官直提學 端宗初年退居原州遠昇
遐入寧越服三年喪 光廟特授戶曹參議
屢召不至宜有旌表激勸之道士人金時習
自 光廟受禪落髮逃世中間還俗娶妻而
無子孫其文章節行卓卓可尚亦宜贈職賜

祭 上命吳旌閭時習贈職賜祭該曹贈執
義○三月 上復親臨淑明公主家厚賚布
綿米豆仍賜詩一律曰雨後春風轉翠華向
主齋沈痾欣去體重見好開懷高閣瓊筵設
名園景物佳可憐和樂地誰奏八音諧○夏
四月 上曰為國急務莫過於勸農每當春
節非不申飭而飢饉癘疫死亡相繼孑遺殘
氓有難用力於畎畝曾前節目更加添刪申
飭諸道可也○御晝講檢討官宋徵殷請法
世宗朝修治崇政殿不施丹雘之事務尚儉

德知經筵事李濡又引 宣廟朝時御三升
衣戒飭宮中毋服錦繡之事縷縷申戒 上
並嘉納之○御晝講知經筵事李濡曰 世
祖朝監察鄭保庶妹即韓明澮妾也保適往
明澮家聞明澮以鞫治成三問事赴闕奮罵
曰成三問朴彭年乃正人君子殺之後世必
有惡名仍拂衣而去明澮聞其言即白于朝
遂鞫之保抗聲言果有是語 上命轘之及
知為鄭夢周之後孫以為忠臣之後而特釋
之遂流配有司乃以逆律破瀦焉今莊陵既

已復位號此類宜許伸理昭雪矣 上命該
曹禀處後吏判申晸陳達筵中遂復官焉初
上以 顯德王后考權專追削官爵爲庶人
子自慎被極刑逮 中廟追復昭陵必有復
官之舉命該曹考處又考公私文蹟並無載
錄處至考實錄亦無有至是 上特命專父
子並復官○五月 上下教曰古人有喜雖
少輒以名物蓋以志不忘也況其大者耶今
春世子患候康復實莫大之慶則其可無志
喜乎遂改其所居槃淵之堂名新揭華額所

宜即命詞臣記其事而第念歲在辛丑誕降之初乃次于此堂辛酉冊禮之年又次于此堂故當其改號之時申壹以合此慶命名之意縷縷陳請予乃勉從易其堂名曰集慶即諸慶萃于一堂之謂也以故予嫌其自己之事亦涉其中尚今泯默矣更爲思惟嫌於自己並與其忻悅之事而無傳可乎其令左相集慶堂記製進盖堂在慶德宮 王世子處于斯堂新有平復之慶故有是命崔錫鼎應命製進命賜鹿皮○先是愼妃祠節目有稟

定之命至是禮官改稟立祠處定以昭顯廟
北墻外祠宇守直守僕軍卒令兵刑曹定送
神主移奉時上下馬際引路軍烏杖忠贊衛
前導內侍一人陪進常以春秋二仲朔上丁
行祭寒食忌辰祭墓所而凡祠宇時祀及墓
祭並令內侍兼祝設行祭物床褥之屬令該
曹進排守墓軍亦令兵曹定送○六月下備
忘記曰藐予小子纘承丕緒二十有五年兼
疆惟恤不遑寧處鄒聖保民之訓平生誦之
而爰考行事鮮有實惠之及民民困如此則

視聽自我之天安得不赫然威怒乎緣予失政自速譴責饑饉荐仍毒癘尤慘周民之靡有孑遺唐家之十無一瘵曷足喻其急哉中夜以思憂虞百端無樂爲君寔我心也廼者蘊隆之災又酷於扎瘥之餘夏序將盡魃虐彌甚惡風霜雹海溢迭爲災害春牟萎損秋苗愆時噫天下之本實在於農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何嘗不係於稼穡之豐凶哉矧今饑癘餘民勤斯勞斯日望㦬㦬而不幸今日瘨我以旱民將盡劉國其焉依代犧嬰茅親禱

社壇而微誠未格聽我愈邈嗚呼一人有罪萬姓替受興言及此尚寐無吪自今日避正殿承旨代予草教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不逮言雖不中予則優容噫東西標榜固百年難醫之疾至於分門割户戈戟相尋未有甚於近日縱曰末俗嘵嘵私意橫流亦未必不由於在上之人不能盡建極之道也咨爾大小臣工世篤忠貞無謂我不足有爲而舍我必也痛去朋黨專心國事荅上天仁愛之譴致國家和平之福古語云乖氣致異昨今兩

年中外無辜之死於疫癘者不知幾萬傾寃
未散足以干天和而致灾沴念之嗚咽設壇
賜祭曾有成命而當此靡不用極之日不可
一向遲待其寢息也减膳等事令該曹舉行
政院請以備忘播告中外冊啓允之 上仍
命禁府刑曹時囚徒流充軍罪人並於明日
擱前疏决○命全家死亡者田役身布糴穀
累年未捧者並蕩减因判府事柳尚運所達
也○初禮曹磨鍊避殿節目並舉勿擊鼓一
節 上問前例禮曹據壬戌癸亥年例以對

備局啓以遇灾撤樂指駕前鼓吹宮庭宴樂而言昏晝擊鼓所以辨更漏定時辰不可以鐘鼓論之周禮凶灾有擊鼓之文 仁祖朝己卯避殿勿擊鼓似出一時稟定未必深考意義其後因襲成例不過未及照管之致令此勿擊鼓一欵宜勿舉行 上可之○秋七月領中樞府事南九萬疏陳既退後不敢復進之義 上賜優批略曰昔皇明戴珊乞致仕 孝宗不許令劉大夏諭以太平未兆不忍捨朕先歸之意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君

臣情志之相孚可見於數百載之下也矧今國步之艱難不翅太平之未兆小子之倚信又不翅戴珊而卿之棄予翘然一至於此是豈平日所望於宿德元老頃年二三大臣久遯荒野卿以事體非宜至請召還卿昔日之請卽予今日之心則此又不可不念也予志堅定之不起不止卿無困我○領府事南九萬連章陳懇乞引年致仕　上不許乃下手札別遣史官傳諭略曰昔唐之文皇身致太平而不許房玄齡之歸第至有如失兩手之諭

況宿德如卿而遭茲岌嶪者乎反覆以思實無必退之義也九萬猶不應命○先是礪良府院君宋炫壽及權專有賜祭之命禮曹叅判吳道一奏言墓所及子孫訪問不得成命亦不可廢閣設虛位賜祭雖無大妨而此亦無前例矣禮曹叅議李寅燁曰故老相傳果川地有宋炫壽夫人墓而表石字形漫漶不可識認云矣領議政柳尚運請發遣禮曹郎官詳問看審 上可之及往審果是宋家先山而皆有表石夫人墓亦有表石書曰驪州

閔氏之墓雖已漫漶猶可揣知道一又奏礪良既以罪死葬必不備禮雖在一山之內有難識別設位賜祭雖未知有前例以古事言之或有曠感前代而賜祭者或有戰亡異國而賜祭者此豈有墓所之可祭乎況此是宋家先山與別處有異臣意以此措辭于祭文中就墓下為位賜祭未見其不可請詢大臣而處之柳尚運李世白皆言設位致祭雖無前例猶勝於廢閣致祭之為欠典 上可之後又命修築墳墓權專墓久訪不得後右議

政李世白自莊陵還奏安東府使洪得禹言在安東地表石宛然於是始行致祭○閏月先是淮陽府使俞信一以儒生李友白犯其前導棍打殞命信一因此就囚以友白之死歸之於染癘禁府請行查江原咸鏡兩道乃得杖斃狀諸大臣皆以不拘獄體只就其情節而斷定恐有後弊為言 上判曰殺人者死三尺至嚴而我國償命之律獨不行於士夫此外方官吏之無少顧忌或因喜怒或因私嫌濫刑殺人若刈草菅者豈不痛心哉今

此俞信一棍打科儒之事渠既自服李友白之死於辜限之內亦已明覈而今乃拘於檢驗之未備有所輕重則使死者幽冥之冤何由得雪仍記昔 孝廟朝有李曾以縛人沈殺之罪竟致杖斃等是殺人而信一獨逭刑章則曾必冤於泉下矣且無冤錄第九檢驗骨殖無定制例云憑何與例將骨檢驗定執致命根因仰照驗照勘明白研窮磨問鍾元七端的致命根因取責各各招準實詞牒審無冤依例結案雖以此觀之殺獄出於年久

之後不得檢驗而若被害情跡明白則結案
依律之意也反復思之信一實無可傳於生
議者依法律處斷政院遂繳奏曰殺獄檢驗
法意有在該府之請議大臣大臣之以此獻
議俱出於慎刑獄慮後弊之意宜更詢大臣
而處之荅曰法者 祖宗之法决非爾等之
所敢低昂者也自古安有君上守法而臣下
覆逆以冀屈法者乎昔年鄭濟先救解之說
極其紛然而苟且之論至發於臺閣心竊慨
然有所下教矣不料今日舊習猶存作此放

肆之舉信一之勢焰可謂重而李俊白供辭中名官之棍打此儒而死何至償命之說大行於搢紳云者誠不誣矣濟先之屈法未免失着則何可再誤噫若使信一生出金吾之門是無法之國 祖宗之法予不敢撓改也繼下備忘記曰俞信一殺獄昭著難掩律以三尺烏得免死藉令償死之命出於特恩職在近密者惟當爭執而況判付辭意實出重償命之律慰死者之寃此非係於一時喜怒則汲汲覆逆欲傳生議者豈非可駭之甚乎

啓旨趙泰耉李廷謙並罷職信一竟死於獄
○減贓吏李祥輝死定配于全羅道靈巖郡
先是禁府令本道查祥輝所賂米果爲月俸
餘米與否以啓及查報至禁府引　先朝全
州府尹李延年私用月俸從酌定配之例讞
奏之　上下大臣議領議政柳尚運等以爲
私用月俸係是不法不可不定式禁斷而未
及定式之前只以法無勿問之文斷用贓律
未免異同於李延年事故　上有是命○教
曰永禧殿影幀移安時納于黑長櫃安于神

轝此則平時儀衛也脫有緩急奚暇備儀衛普在兵燹　先王晬容至有不忍言之變思之至今不覺隕涕也予意以爲別造一黑長筒平時奉安於真殿後別殿急難時　三朝晬容皆安于筒內隨便陪徃實爲萬全其令禀處後禮曹覆啓奉行焉○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柳尚運曰京衙門投屬歇役之類盡數搜出合爲一萬餘名五千餘名則仍屬各衙門五千餘名則汰給所屬官以充闕額京衙門既行搜括則外方不宜異同監營

以下各營門及各邑亦宜出其所屬良丁一意簽補牙兵軍官則各營先定其額數州府郡縣亦令計邑大小量事煩簡相議定額開錄上聞而此外道臣可以擅便者則亦使並為釐革充補闕額趁今查正定以限歲前完畢似宜 上可之尚運又曰書院疊設朝家雖有禁令撤毀未易或不無賜額之處今宜更申其禁而良民募入者甚多良丁職此而日縮自今已賜額書院則以二十名募入為定額其餘則盡定他役未賜額處則不許募

入已入者勿論多寡並令罷定而此後如有
創立書院之處必須陳䟽得請然後方爲營
建而其不待朝令擅自建祠者當該地方官
論以重律事著爲定式恐得宜 上又可之
○九月 上覽海州安姓女人擊錚呈辭命
拿問收使李翊周査究濫刑殺人狀時官吏
或多用搖刑往往濫殺人命 上深嫉此弊
必欲痛懲之故有是命○冬十月藥房入診
上曰予自在春宮已有火症其後連遭罔極
之痛且早當萬機值荐饑焦慮熏心鬚髮盡

白予性又不緩事務當前不能置之飢飽失
時勞悴太過近来眩暈發作如在舟車上積
時乃至之如是而精神筋力餘存幾何臣僚中
久掌劇務者精力易敗曾見户判閔鎮長爲
兵判時顏色換脫此亦勞傷所致乎於戊午
以前雖不可謂慎攝而戊午正月重病以後
仍爲獨處十四月積成工夫最是心火爲三
十年病根實有難言之憂矣提調申琓等以
節慎起居順養精神之意陳達而退○十二
月名對玉堂官 上以新歲不遠日寒尚酷

命承旨持與獄囚徒案入侍必贊官許擇奏
囚徒錄只是列錄姓名略書罪目輕囚則固
當疏釋而至於重囚不可只憑此案而輕議
令刑曹堂上參考文案酌量情罪與備局諸
宰商確仰稟自 上或施特恩此古昔人君
親錄囚之意也 上是之命輕囚抄出即放
重囚依擇言舉行仍命各道方伯取考該道
罪囚文案輕則裁處重則論列啓聞○台對
玉堂官 上曰大學首善之地而士習漸偷
科舉用人之本而場屋多奸何以則可救此

弊邢檢討官吳命峻請大司成別爲久任大比科外勿爲頻設科擧參賛官宋廷奎言文臣中能文而公正者預爲抄啓臨科則自上定所點下差備官亦擇有地望惜身名者則庶可救弊 上並許商量講究

肅宗二十六年春三月 上下敎曰儒生賜第其道太廣宜加變通以杜僥倖從今日定制黃柑外勿許賜第庭試謁聖取三人而或因慶別設庭試則臨時禀旨俾存區別之意○秋七月初統營所屬欲智島爲王子宮折受

統營馳啓防塞備局覆啓請施 上特命仍屬該宮至是工曹判書申溰箚上疏言臣曾任此地備諳形勢統營若失此島則船材何以取用什物何以維持是無統營也無海防也豈為一宮家設庄地廢罷其遠覩以損其威重也哉 上答曰山腰以上嚴加禁斷則似無海防疎虞之慮也領議政徐文重又劄請依廟堂覆奏毋許折受 上答曰欲智島既云海防重地則不可一向留難宜令該曹勿論共衙門隨其願受另加擇給至於露兒

等島是百餘年賜予之地而自宮買得則盡
許斫伐予未知其不可也關防緊要之地自
今毋得折受焉○宗臣益寧守梯密陽正梲
等上疏進宋徽宗畫本 端宗大王筆及
崇禎皇帝書蹟 宣祖大王御筆政院據前
日御筆勿捧之傳教而退却之梯等遂稱有
下教政院陳啓以稟答曰頃日下教宗臣使
之覓進者即歷代帝王名筆蓋指如唐之太
宗皇朝 崇禎筆蹟而然也至於畫圖不曾
擧論而乃者梯等疏辭有若並與古畫而覓

進者然事之無據莫此爲甚並罷職　崇禎
皇帝書蹟　宣祖大王御筆捧入可也○冬
十一月弘文館上劄請以治心爲治病之本
仍曰彼職在保護之臣不能預先審慮及時
調護則不敏之失藉曰有之此不過無妄之
一眚也因一微眚遽加嚴旨淵衷所惱輾轉
層激多少不平底意溢發於前後之敎至使
公孤重宰席藁經日暴情無路而羣下危懍
爻象不佳此豈平日所望於　殿下哉伏乞
先從本源克致和平以爲攝養聖躬之本凡

於感怒之際深戒暴遽教誨之間曲賜開釋
使上下無阻情志流通焉 上嘉納之○諸
道饑饉全殁者羅穀蕩滌數合各穀七千七
百四十八石零諸色軍布一百六十一同三
十九疋各軍門保米九百八石零錢文五千
八百四十餘兩○十二月 上命廟堂區別
諸道中田穀尤甚被灾處量減稅豆後備局
啓請減二斗◎黃海道谷山地金二條者以
童稚之年刺人於場市之中以復其殺母之
讎仍又歸身官家以請擅殺之罪道臣馳啓

以聞下刑曹議大臣稟處諸大臣皆以為宜
褒不可罪 上命分揀
辛巳 二十七年春正月因禮曹啓辭命啓聖廟
依皇明之制以啓聖公祠揭號○二月宗臣
靈原正櫶上疏進 宣廟朝辨宗系時和馬
維銘詩御製及諸臣賡和寫本 上荅以予
當量處其後詢于大臣刊印傳布名曰光國
志慶錄是後 上次維銘詩並製小序親書
下之令入刊序曰璿系歸正慶溢宗祊奎章
昭回聖德愈謙每一伏覩未嘗不莊誦欽嘆

也今者宗臣靈原正穩以 聖製及諸詩合
爲一部具疏投進披閱再三激切于中謹以
其韻吟成一首少伸贊揚之忱詩曰雪盡神
人痛良由積至誠箕疇歡復叙邦國喜重營
綸綍迎銜鳳歌謠雜囀鶯豐功何煥爀日月
並昭明○三月備局引見時 上曰日者海
州儒生上疏言山名首陽洞號兄弟故立祠
享夷齊仍請賜額想像遺風實有曠世之感
其特許之又曰烽燧乃所以報警而北路絶
烽已至十數年此可憂也右議政申琓曰北

路烽臺多在海山重峯疊嶂雲霧蔽塞烽火
之不得相準勢固然耳吏曹叅判李寅燁曰
今北虞候全百禄北人也必慣知地形宜命
商量便否上聞俾有以改其制從之○晝講
時 上下教曰烽火有國所重而徐日立崔
余尚等乃敢稱以抱寃僞舉烽火情狀絶痛
若不別様處斷日後之弊不可勝言梟示警
衆之命盖以此也第念蠢兹鄉兵不知其當
死有此妄作而還依軍律有乖於三令五申
之道特用寛典並減死絶島定配從今定制

凡奸民之稱以訴寃僞舉烽火驚動人心若勿論烟臺與他處一併梟示以嚴軍律○禮曹言啓聖祠祭器品式取考皇朝圖書編則啓聖公與大聖位一體而所减者牛一四聖位器品比大聖位减牛一籩二而啓聖公配位則又降殺於四聖故所减者羊一簠簋各一籩豆各四也我朝則大聖位與配位一體啓聖公與配位似當一體而器品則不可無降殺之節圖書編所載啓聖公位則帛一羊一豕一爵三配位則各帛一爵三猪肉二美

從啓聖公位器品則所減者牛一太無減殺之意從配位器品則與圖書編所載十哲從享儀相同而無一羊矣羊豕從啓聖公同用而器品則從配位與十哲從享儀而享官則從圖書編所載以國子三品官定送似宜大臣之意亦如此 上從之○夏四月 上親定海州首陽山夷齊廟之號曰淸聖廟以御筆書之下于政院政院請依文會書院賜額例自本院摸寫以刻遣近侍揭之 上又以御筆書跋文使之添刻于板末其辭曰頃因

海州儒生崔沇等上章特允夷齊廟宣額之
請仍以御筆頒下額號聊寓想像清風千載
起敬之意焉○啓聖祠成齊國公叔梁紇主
享曲阜侯顔無繇泗水侯孔鯉配享在東萊
蕪侯曾點鄒國公孟孫氏配享在西初顔無
繇曾點孔鯉配于文廟故先期告事由移安
于別堂改題位板及是日安于新祠○五月
下教于政院曰昔漢明帝以楚獄多濫夜起
彷徨親諳洛陽獄多所決遣誠千古之美事
然此出於人主之特命則可也有非在下者

所可直請故曰昨權隧之疏斥以妄率者蓋以此也今金吾囚者至於八十餘人之多囹圄狹隘露處者多一年二年了當無期幽鬱之氣豈不干天和而召究診季還宮輦路當過金吾門外欲倣故事親詣慮囚以為疏鬱導和之地自本院舉行○上詣社稷兩壇行祀訖將還宮歷御義禁府虎頭閣慮囚大臣禁府堂上政院三司並入侍判義禁金構持文案以進 上曰親臨為科獄故也其先問之仍命承旨問吳頤夏洪受疇宋晟李聖輝

金麟至朴泰晦李秀哲李道徵俱持前說不背朕 上曰親問之下亦敢隱諱情狀絶痛仍囚嚴刑其餘囚者重則仍囚輕則或遠配或徒配或削職或罷職或仍職出獄者四十五人議罷遂還宮○下備忘記曰噫予眇躬忝主神人德涼政厖災害並臻前冬之震雷今夏之霜雪罔非可驚可怕夙宵靡寧若隕淵谷噫嘻今玆亢旱亦孔之酷矣彌月恒暘大地焦赤兩麥既萎百穀未播萬姓魚喁大命近止東作已失西成可望靡神不宗圭璧

既乎而視天夢夢雨意愈邈噫比歲飢荒民未蘇息而旱又此極為民父母當作何懷昨詣社壇代儀親禱而微誠未格出日杲杲言念民事心焉如灼靜思厥故罪在不辟反躬省愆尤止六哉一倍危懔幾忘寢食也自今日避正殿益加寅畏之心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無德言雖不中予則優容噫今日召灾職由一人而亦豈無飭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予宵旰之憂痛革玩愒之習精白一心奉法率

職以荅天譴弘濟時艱減膳禁酒事令該曹
舉行承旨洪受疇李濟請勿代草直以 上
旨布諭中外從之○秋八月 中宮殿昇遐
于昌慶宮○禮曹言五禮儀成服條有禮曹
判書跪請成服之文而乙亥喪禮令無可攷
庚申前例無此一節抑因喪出別宮而然歟
依禮文自 上成服之日禮曹判書跪請成
服爲宜 王世子成服時亦宜有贊請之節
似當以宮僚舉行從之○領議政崔錫鼎左
議政李世白請對 上引見錫鼎曰當此國

恤士夫家大小祥儀節宜有定式以禮記言之曾子問君服中私喪變除孔子以除服不當過時者之禮意甚明鄭註亦不誤而疏說以行祭於君服除後誤解之本朝禮文無他可據五禮儀有卒哭前大中小祀停廢之文故遂以爲例近世士夫多行祭於卒哭後而所謂大中小祀乃國家祀典非指士夫家祭祀也以義理言之國恤中士夫家時祀可廢而忌墓祭猶可略行練祥虞卒哭是喪中之祭本無吉凶相襲之嫌且士夫之在喪者國

恤成服後居家無服君喪之事而仍服過限之私喪非但不合於禮經亦不合於疏說之義我東先儒所論固多而近世先正臣朴世采之言亦頗明白宜自朝家定制使之依禮經行祭而除服也又曰國恤時元無禁葬之令而每當山陵未定士夫家不行葬禮因以成俗禮曰葬先輕而後重蓋君重而親輕士夫之先葬其親於禮不違且大夫士庶人之葬期各有月數若踰月則便成僭禮今亦宜使營葬並從之○執義金致龍等論 大行

王妃證候元非急疾而兩載議藥無一收效諸醫等自初至終恬嬉玩愒前夏議藥設廳之時碁戲狼藉不輟外方諸醫雖有意見首醫終始力排使不得有無於其間請首醫崔聖任絕島定配其他諸醫並命邊遠定配
上批曰古人云死生有命凡人壽夭莫不在
天況帝王之尊欲專咎於議藥之諸醫此豈理也哉不料爾等以有識士夫乃有此舉也昔唐之懿宗以公主不起多殺醫人皇明
馬后臨崩戒以勿妄殺醫者二事孰是孰非

予屢語于內殿曰以堂堂國家之尊而輒歸咎於太醫實非君子達理之道既往之事非予敢言而當自我作始必革此弊內殿深服予言今茲削罷初頗持難姑從近例令觀啓辭措語至深其意不但在於事體而已於予心大有所不服且甲寅秋侍藥醫官等雖被編配不至於絕島蓋絕島乃死律之次也藉令諸醫有可罪寧有加於甲寅秋之理乎輕重倒置莫此爲甚尤極未安而以外方諸醫不得有無於其間等語觀之則此啓之發可

知其所從来矣亟停勿煩○冬十月下備忘記曰嗚呼眇予否德臨乎兆民二紀有三載而所為多不善以致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可怕之灾式月斯生土崩之患迫在朝夕夙宵危懍不遑寧處廼者乾文示警灾咎非常未知何様禍機伏於冥冥而昨歲震電之變今日妖彗之異若是其疊見層出耶漢儒董仲舒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噫天心仁愛降灾警予而惟予不明莫知省愆

故其所以丁寧反覆如此者何而少答天譴
而挽回國勢耶予於此一倍競惕罔知攸措
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臣不
逮嗚呼今玆致異豈由不辟而亦豈無交相
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割斷己私務盡
寅恊毋或玩愒奉法率職用體予宵旰之憂
政院請勿代草直以聖旨布告中外再啓始
允之○下教曰自今著為邦家之典不得以
嬪御登后妃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一

肅宗朝十二

壬午 二十八年春正月 上詣明陵行奠酌禮世子及陪從百官皆以衰服陪祭左議政李世白言楊州高陽陵寢最多而高陽之於楊州殘盛相懸高陽入陵足當楊州十陵曾幸楊州時本州田稅特命永減故高陽之民亦望一體減稅矣 上命高陽田稅亦自今年永減以示軫恤之意仍使本道道臣分付于民人等○夏五月三陟營將李浚明倭譯崔

再弘還自鬱陵島獻其圖形及紫檀香青竹石間朱魚皮等物鬱陵島間二年使邊將輪回搜討已有定式而今年三陟當次故浚明乘船于蔚珍竹邊鎮兩晝夜而還歸○六月備局引見時 上曰我國良役苦重雖非立談間所可變通者而更勿一向因循擇宰臣一人使之專管從長變通可也○秋七月
上下教曰噫士生斯世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自非果於忘世者豈不思所以展布其所蘊耶予之前後敦召非不勤摯而固守東岡

之陂不肯幡然而起實由於緇衣之誠不孚
權輿之致缺然慚恧何嘗少弛于中也矧今
灾沴頻仍國勢岌業寤寐思賢此時尤切噫
啓沃寡躬輔翼春宮任大責重則微今日養
德林泉夙負重望者果誰當之乎須體如渴
之志亟回若浼之心賁然造朝勉副至望事
遣史官傳諭于贊成尹拯贊善權尚夏○上
下教曰太廟五享大祭親行載在五禮儀而
此則雖難一如禮文以禮意推之一年之內
只行省拜於歲首心有所未安從今春秋省

拜事定式擧行禮曹以七月展謁事覆奏定
式○八月 上下教曰咸鏡道物膳及江原
道朔膳特爲限明秋减半以示軫恤之意以
年事失稔故也○備局引見時持平李東彦
啓曰國朝故典第宅自有定制而末世奢侈
競以峻宇相尚上自衣冠士族下至閭閻下
賤工作不輟傑構星布觀瞻亦侈俗尚可惡
請嚴飭京兆及五部凡諸侈濫家舍土木營
作之擧一並禁斷 上曰依啓又言國朝諸
宮家宅制昭載法典近日諸宮家家垈間架

之廣濶棟宇輪奐之奢汰將無限節宮家如此則何以禁士夫之踰制士夫如許則何以禁庶人之僭上請自今以後諸宮家家宅勿論後宮親王子一並依倣舊典務從節損無踵前習如或有違越過制者自法府直為推治其主事董役之人以為稍振紀綱之地

上曰諸宮家第宅之過侈予亦以為不可曾見寅平尉宮家舍廣濶子孫亦難保守予意亦嘗如此今後另加嚴飭而第宮家營建例自該曹董役則主事推治一款有不可施行

矣○九月 上下教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
爲天而不幸今年水潦之灾振古所無陵谷
變易田疇蕩然秋成已屆生意索然明春塡
壑不言可想念及于此若恫在躬儉歲賙賑
之策在於方伯方伯若體宵旰之憂申飭守
令孜孜賑政撫摩安集苟涉便民劃即條奏
則庶有着實之效以此下諭于諸道監司而
至於畿甸根本之地理宜優恤前頭灾實分
等啓聞之後別爲蠲役以示予如傷之意○
命賜明禮宮及故明善明惠兩公主房各錢

八百兩俾補祭需承旨李健命啓曰此等賜
與雖異閒漫費用之比而屢歲災荒經費蕩
竭今此三處賜予有乖遇災節省之道　上
命各減三百兩
癸未二十九年春正月　上下備忘記曰昔漢
文帝當海內寧謐之時每下朝令輙軫元元
則矧惟今日八路民斯纔經饑癘尚未蘇息
而荐罹昨歲之災荒重以身役之侵困方春
發育枯荄亦被乾坤之雨露而哀我無辜之
民獨阽於死亡為民父母當復如何噫農者

天下之大本民所以恃生則凶歲勸農尤宜着力其令有司之臣體予至意毋或玩愒凡所以賙賑也勸農也常加留意另爲申飭無使民有捐瘠田有不闢仍念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也子有沈痼之疾而爲其父者安有立視其死而不爲之汲汲救護乎自今生民莫保之憂無如良役軍制而一日二日徒思還就不思濟民於水火之中是豈予視萬姓之道乎予實慨然也宜令廟堂趁玆新春須速善變導迎和氣用示予如傷惻怛之意○

上下教曰安不忘危有備無患有國之急務目今灾異疊見憂虞多端都城至近之地虎豹恣行虎者兵象也綢繆之策不可少緩分付將兵之臣各別舉行○二月平安道寧邊人金後男殷山人咸貴玄以其族役之難堪至於自縊觀察使李世載以其事聞 上曰事甚矜惻本道各別舉恤典仍念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而有此自縊可想其役重難文之狀不可不急速變通少紓民困令廟堂稟處世載又以陽德人朴明益等五名飢死事狀

聞仍待罪 上曰事之驚慘莫此爲甚卿其須勿待罪嚴飭賑政使赤子免塡壑之慘○引見大臣備局諸臣行司直李寅燁曰都城流丐招見後區處之意頃已陳達矣分付五部聚集各道流民則多是實民舉家流徙非如曾前一二人轉乞之比而其中亦或有萎黃近死之類臣諭以諸道皆已設賑自京又移轉穀物各還本土庶有生道而流離失所不卽還歸則終不免爲塡壑之歸且春耕已迫歸事東作亦有前頭資活之道如欲還歸

當計程給糧云則願歸者頗多計給其糧督而送之未知幾人果能還歸而厥後繼屬而至其在王政不可恝視而從前設粥終無實效羣廢衆聚熏染成疾故今春則以不復設粥已定奪而流民無所控訴仰哺於京師則亦不可無接濟之道臣意則抄其壯實者給糧還送使其本邑給種作農老弱之難於還歸者定領將分屬使之監賑而課其勤慢加以賞罰則似勝於設粥之有弊或分送於數十里內畿邑自京倉計日給糧時送京官摘

奸則亦似着實而至於各軍門所屬令該軍門接濟則庶不至於顛連道路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右議政申琓曰區處之道誠難矣歸其本土則似好而率去之時必有道多逃亡之患分送畿邑則畿邑亦殘弊必有主客俱困之患 上曰諸臣之意何如諸臣所對大抵與寅燁議同而副提學金鎮圭獨陳其不可刷還之意 上曰以宋朝事觀之富弼知青州時設賑設粥各盡救民之策我國則從前設粥終無實效即今飢民專恃京師

扶携上来者給乾粮則四方流丐聞風而集
國力亦不贍實無善處之道李寅燁之言甚
善壯實者還送本土老弱無依之類分送畿
邑以為接濟之地而分付列邑畢賑後所送
流丐死生形止使之啓聞鎮圭曰凡為守令
者若盡心於賑事則邑民亦有所恃而不至
於大段流散若分付各道流民數多之邑當
查覈論罪之意申飭則亦或為一助 上曰
何邑飢民多耶寅燁曰兩西關東畿甸之峽
民舉皆上來而其中畿甸海西尤多矣 上

曰守令不能盡心以致民散流民尤多邑則
守令別為論罪○三月嶺陽君儇妻平雲君
俅妻 宣廟孫婦也時年八十特賜食物錦
溪副守惟明年九十命陞明善階且命宗親
府抄出貧寒宗臣優加周恤○夏四月奏請
使行還到義州中江驛卒五人溺死 上聞
之驚惻曰驛卒雖微賤萬里往返纔到我境
不意渰沒良可傷也鴨江豈是敗船之地而
本府以朽船濟人致有此患府尹洪璛先罷
後推仍命本道優恤渰死人○六月 上下

教曰關武安王精忠大義昭如日星皇明
太祖皇帝肇刱壽亭侯廟天下都邑莫不立
祠崇奉之意槩可想矣我國崇禮門外即壬
辰遊擊陳璘所建也其時我國出財力以助
之廟成　宣廟亦嘗親幸予於頃年拜陵時
歷入東廟蓋其忠義之氣令人感慨於千載
之下　宣廟臨幸予之歷見皆非出於遊觀
之意也聞南廟安生像明日舉動歸路欲歷
過其令禮曹稟處禮曹請依辛未年例以舉
手揖定儀注從之○秋七月禮曹以　仁顯

王后再朞後　王世子即吉節目磨鍊以啓
傳曰噫父母之喪二十七月而除乃古今不
易之制無貴賤一也今此即吉之文雖非禮
官之臆斷予以爲未安也內喪在先則十五
月而禫禫後變除已是壓屈之意何必再朞
纔過遽用純吉自同平常哉此實非人情之
所安而世子之心亦復如何予意以爲仍持
心制至十月而即吉庶不悖於禮經而可無
憾於人情問議于大臣及左贊成戶曹參判
亦令儒臣博考典禮以稟弘文館啓杜氏通

典云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
禰宋孝建二年諸公主心禫素衣二十七月
乃除近世文敬公金集所撰疑禮問解續編
有問父在母喪十一月練十三月祥則心喪
之服當除於何時除於何所耶或云當依通
典哭除於再朞之月晦或云當除於禫月或
云當除於丁日妄意當二十七月之朔以吉
服入廟祭禮而喪畢飲食處常之節在於此
時遇仲月行祀後當有復寢之禮未知如何
集曰鄙意古無變除之節既曰心本非服也

何變除之有若除於再朞則心制果盡於再朞乎禫月丁日猶之可也而終不若待吉祭之期而復常無事於變除而自爲變除之爲當也臣等竊惟聖人緣情制服有壓有伸內喪在先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明無二尊之義也禫後心制以盡三年之期者達孝子之情也即禮所謂禮殺而情伸者也盖周而練再周而祥禫而纖徙月樂此固三年之體而變殺之漸也壓屈之服雖止十五月而先王之禮既有心喪之制則當待禫纖徙月

樂之期即吉復常方盡於天理人情矣王倫之說孝建之制皆得此意至於金集答問之書尤為精備雖非論王朝禮制達喪之義可通上下然則心制即吉當在吉祭之期　王世子心制若除於再朞之日則是不能恰做三年之體而無以盡殺禮伸情之義矣禮曹遣郎官問議于大臣儒臣判府事尹趾善議既練而祥既祥而禫仍從心制以終三年即有　先朝已行之禮以情而言雖無窮已以禮而論自有限節今於再朞之後全無變除

之節猶持心制則即係創制有難輕議今世
士夫家父在母喪者雖再朞後不敢自同恒
人此則私自致其餘哀而已既非典禮所載
則令乃擬議於王朝儀制未知其合宜也判
府事徐文重議公家典禮臣未之詳而以大
夫士通喪之制言之則禫月既已即吉飲食
之節亦隨而變或有有除命行公者可以推
而上之也今日　王世子之服特以無禫之
故仍持心制過初丁之期以盡其月則亦有
重於中月之制恐非禮家之本意也右議政

申琓議禮官所上儀節乃據乙亥已行之例
此所謂喪制從先祖者而葛朞禫變除則古
聖人制禮之意出於隨其禮節有所降殺也
即吉與否惟在於緣人情之所安而行之也
士大夫父在母喪雖在再朞之後不敢以無
禫而經先服吉從仕者誠以禮雖有節情有
所不忍也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可推
而上之也聖教允當領府事尹趾完議該曹
儀注明有援據無以議爲葛 聖上體諒世
子情理欲爲變通則似無不可士夫家爲母

心喪之人一朞後雖從吉而不服華盛之服
必待中月始乃服常其在從義之道不害矣
用此禮判府事崔錫鼎左贊成尹拯辭而不
對戶曹參判權尚夏議伏見下該曹之教參
酌於天理人情者可謂無所間然且得見玉
堂所啓進之說又可謂不易之論復何容愚
淺之見犯僭汰之譏哉伏惟上裁 上下判
付曰一朞後世子仍持心制至二十七月而
即吉可也禮官復言即吉時別無卜日行祭
之事來十月朔祭 王世子以黑團領將事

祭後着吉服還宮似合禮意從之○上謂太
廟 上嘗以只行歲首省拜心有所不安命
以春秋省拜爲永式至是涓吉展謁○八月
上猝然不豫胷膈痞塞急招諸醫闕內洶擾
提調李濡金宇杭蒼黃入侍受灸良久始少
定宇杭私問醫官曰此何症也曰疝氣也
上曰自數年來此病已成根柢初覺微痛不
料轉至此境矣 上又歎曰凡人寢食各有
其時而予則不然性度不能寬緩凡事不欲
抛置文書之出納者必數三遍閱聽斷無滯

以致午後始食夜分不寐火症日熾以至於此予非不知病根之所在而亦無奈何耳濡等陳戒請安心静慮寢食以時　上不答○

冬十二月　上命行　延礽君冠禮于瑤華堂賓以正二品贊以從二品差出視世子冠禮減一等禮曹撰定節目而以事無前例依倣世子冠禮有所差等既而禮曹以節目就議大臣判府事徐文重議親王冠禮詳載集禮會典而五禮儀則闕焉該曹既無謄錄之可據則事是刱行所宜詳量禮法明白定式

而行禮處所定于瑤華堂臣以爲未安也盖成人之禮始於三加故有冠于東序序外之別醴于户西冠所之不同所以嚴名分而明等威也 王世子冠禮亦且行于東宮則今獨不行於私第而行於大內別堂豈非失次之大者乎廚院設醴尚方陳服一依 王世子冠禮之儀雖曰差等安得無混逼之嫌也該官之親自進排自是小節何足言也臣既承未安之教悚蹙之不暇而今承問議略陳淺見左議政李畬議皇朝會典皇太子冠禮

行於奉天殿親王冠禮洪武定行於王邸成化更定於奉天門前東廡今王子冠禮行於大內別堂臣愚以爲未安也以洪武所定觀之私第固爲其所雖以成化更定者言之宜不在於大內則明矣設醴陳服該曹旣改其節目今無可論該官之親自進排自其任耳此則未見其爲嫌也且考大明集禮皇太子冠則三公一人爲賓太常卿爲贊親王冠則禮部太常官爲賓贊云太常官之非卿則決矣而所謂禮部官亦非必尙書也贊本賓

之從者所謂太常官無乃博士之屬耶若然
則今之以亞卿為贊亦似過重既有所疑敢
此並陳他大臣病不獻議傳曰冠禮處所定
於瑤華堂之後不無疑訝取考會典則大內
別堂有所未安方欲參酌變通矣大臣之意
亦如此處所定於通化門內東月廊賓以從
二品贊以從三品差出禮曹又略改節目以
啓○上親政面諭政官曰守令係生民之休
戚凶歲主賑其任益重要在得人而任之昔
唐帝題名殿柱今予親政之日尤宜惕念慎

擇也又曰贓吏河海雲李文海尹以寬崔益望等負犯至重而予之不從臺啓特以赦宥之後不必更罪也然或調用如舊則人將無所懲畏更勿備擬於守宰之望

甲申 三十年春正月下備忘記曰國家不幸一自乙丙大殺戊己毒癘之後若經兵燹民未蘇息加以三歲懷襄災害非常八路荐饑西北尤甚哀我民斯大命近止如傷之念非不切於九重而奈此積儲之蕩然何中夜焦憂不知所以為計也然誠之所存無事不成今

日君臣上下苟能以誠心着意賑事則亦豈無濟活之道乎內而主賑之臣外而御史暨方伯體予惻怛之意講究荒政孜孜不怠而畢竟以捐瘠之有無明示勸懲之典宜各勉旃仍念客歲孟春以良役變通事特下備忘意非偶然而一年已盡了當無期赤子倒懸之急何時可解耶予實慨然咨爾釐正諸臣亦自惕慮無如前日之悠泛俾有及民之實惠至若勸農在常年猶爲急先之務況歲惡民饑之日乎申明事目令民力穡無使田野

不闕○命嚴禁各軍門直定軍役及京司書吏受賂之弊從諸大臣之言也○夏五月上避正殿下教曰今日國事可謂岌岌乎殆哉上天警告而可驚可愕之變式月斯生下民困悴而饑饉札瘥之慘無歲無之朝論日乖有腹心先潰之憂盜賊日熾有一朝土崩之慮而文恬武嬉惟事玩愒委靡之勢漸趍危亂當寢忘寐臨朝興歎實無南面之樂也然而日夜祈願惟在於穡事之稍登赤子之蘇息矣奈之何天不悔禍蘊隆之災又至於

此耶圭璧既卒而冥應猶邈責已靚禱而徹誠未格一霈終靳萬彙焦枯失今不雨大命近止罪在一人何辜于民嗚呼否德忝位三紀于兹而使吾民未見奠居之樂每有仳離之歎静言思之尚寐無吪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不逮言雖不中予則優容嗚呼今兹名实亶由無良責勵臣隣徒切愧恧而君臣之間貴在交修則其可無一言乎目今可虞之端固非一二而切急之憂孰有過於國事之泮渙耶然其所以泮渙者

蓋黨論致之也論議分裂門戶各立一室之內戈戟相尋朝廷之上風波日激禮讓蔑聞傾軋成習大臣卿宰席不暇煖或臲卼引入或蒼黃迸出曾無一日安其位者百度渙散爻象不佳尚安有聚會精神挽回世道之望乎予以為此弊不去終必亡人之國寧不大可懼哉大抵君為四方之標準則使黨論至此者誰執厥咎亦宜反省懋我建極洛爾大小臣僚自乃祖乃父事我 列祖勤勞王家卿等俱以世祿義同休戚遭此板蕩之辰痛

革朋比之私一乃心力盡瘁後已則默想
祖宗在天之靈必悅豫於國事之庶幾而卿
等亦皆濟其休矣豈非邦家之福哉欽兹多
誥毋替予命少荅天譴弘濟時艱減膳撤樂
禁酒等事令該曹舉行政院請勿代草以聖
教播告中外 上謙讓不許再啓始從之仍
命連設祈雨祭○備忘記曰爲民祈澤已至
五次而視天夢夢雨意邈邈節序漸晩民事
愈急曷惠其寧憂心如惔第念牲璧既遍羣
祀𡡾瀆其在靡不用極之道豈可默然而已

先農親祀禮文攸載於赫神農后稷肇我稼穡萬世以賴用祈康年享祀是虔祈年寔為穡事祈雨亦為穡事則更竭菲誠代犧親禱不容少緩也其令祀官問于大臣判府事尹趾善議農壇祈雨雖無五禮儀所載旣有已行之例則至誠虔禱不無冥應之理判府事徐文重議古之帝王如殷湯之桑林宋帝之太乙皆能感回上天以致千里之雨惟在盡我誠敬而已亦何處所之有常帝耤田是祈穀之地歲首行禮以祈有年風雲雷雨祀於

南郊以資振發膏潤之功均是爲穀各有所主禮不可相錯與其刱行新規不若循古禮克擧南郊之禮左議政李畬議神農后稷寔肇稼穡五禮儀雖無祈雨之文曾在丁巳亦有已行之例至誠虔禱恐爲得宜命以二十二日親禱先農而節目一依南郊動駕時藥房以東郊癘疫熾盛啓請攝行荅曰今玆親禱出於悶旱靡不用極之意雖有癘疫不必拘忌決不可攝行矣○夜二更 上乘小輿出興仁門詣先農壇去前後鼓吹侍臣儀節

減旗仗軍兵下教曰壇所近處禾穀若致踏
損則有非祈雨本意各别申飭又禁南草酒
醪○六月復遣重臣禱雨于龍山江楮子島
上親製祭文曰漢水西流寔爲龍江有禱有
應以佑我邦云胡今日久閼膏澤夏序將盡
赤魃猶虐川渴澮涸四野無青農夫啜泣廢
輟耘耕夙宵遑遑錦玉何安請命太室嬰茅
農壇靡神不宗神不我惠神豈不仁予實獲
戾噫嘻台灾亶由不辟追愆省尤不啻十百
我知我罪敢逭罰責赤子何辜替罹荼毒若

過旬月民靡孑遺民其盡劉國將奚倚予念至此不如無生神其降監寧不盡傷更遣重宰虔薦牲幣亟垂冥隲千里一霈又曰瞻彼褚子宛在水中夙著靈異有感則通今茲亢旱亦孔之酷三農已失萬彙焦爍饑癘餘民洊遭極無舉將塡壑無罪無辜不殄禋祀牲璧既卒視天夢夢炎炎爀爀心焉如焚云我無所靜言以思咎則在予予未恤民徵斂多歧予未去奢靡費日滋予未建極朝議乖張予未平獄和氣感傷以予之故致此悔懇且

懼且慚譴罰是甘罪移生靈胡寧忍斯未暇綫聲究急燃眉神之聽之是饗是歆佑我東土遍賜甘霖○秋九月初江華留守李寅燁以江都合操因年凶久廢不可不趁今秋舉行爲言至於定期狀聞其後左議政李畬右議政李濡以年事失稔謂宜退行於明春寅燁又馳啓以爲既已釀酒料理師期已迫而又復因循擔閣則軍政可慮乃請仍行於今秋有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之語備局回啓云明春退行爲慮年凶難舉而果若無益而有

害如其狀辭則今秋仍行不妨 上判曰凡
事不至大段難處則可行者斷然行之不可
行者斷然不行道理當然而近觀廟堂之事
多姑息之政無堅持之意論議多端變更無
常予之慨然固已久矣試以此事言之詰戎
有國所重沁都係是保障而信地合操廢棄
多年故頃因留守陳達使之依例舉行及其
定師期馳啓之後廟堂又有或停或退之議
朝家舉措有同兒戲故已示未安之意於前
席矣合操元非必難行之事而猶且持疑顛

倒至此則何事可做乎從今以後凡事量其
可否旣定之後毋或數數變改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三

肅宗朝十三

乙酉三十一年春正月備忘記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比歲荐饑民方殿屎夙夜一念未嘗不在於懷保也矧當新春東作不遠撫摩安集勸課農桑固皆急先之務而至於三南被災最甚之處着意濟活不啻若救焚拯溺也其令廟堂另飭道臣用體予軫恤元元之意若夫軍制朝家稍加釐正節目纔頒中外諸臣遵而不撓必慰軍民之望○二月備忘

記治獄所係皆士大夫也雖有罪下吏朝家
待之宜乎有別而遭親喪而不得自盡人子
之至痛如何此正爲人上者所宜惻然動念
處也自今定式死囚外限成服啓稟保放時
林川郡守尹寔在囚遭母喪而不得出承旨
以此陳達于筵中 上惻然許其出見仍有
是命○益山幼學蘇德器上疏稱 上功德
請上尊號答曰嗚呼眇予否德忝位以来天
怒於上而饑饉荐臻民怨於下而倒懸莫解
加以朝無和靖之望國有泮渙之勢夙夜憂

懼罔知攸濟矣前後草野之疏請出於萬萬
意慮之外每聞此言只增愧恧寢食不安也
昨年禮判金鎮龜以此事有所陳稟而竟不許
卽書予懷于小紙矣今以此出示者欲使羣
下知予志之素定而非出於一時撝謙也仍
封下御製詩曰否德承丕基于今廿九稔歲
連痒稼穡民屢奪餬餁國事維其艱天災日
又甚休提稱慶說但自夙宵懍○王世子上
疏曰伏以臣庸質不敏冒叨儲闈臨淵履冰
夙夜憂懼且學識魯莽而猶有一端秉彝之

性愚衷所激不能自抑冒萬死仰陳於冕旒
之下伏願　聖明快賜許施焉臣考諸前史
歷代帝王已多稱慶之說而至於我朝亦有
已行之典仰惟　聖上以聰明睿智累朝闕
典畢舉惟明明上天於皇　祖宗默佑聖躬
降之秩秩無疆之休臨御三十有二年身致
太平八路寧謐黎民安業此實前古罕有也
曾前在廷之臣陳請在野之臣相繼封章
聖批撝謙終不允俞臣於此不勝悶鬱之至
噫尊崇君父臣子之至情有不能自已也伏

願 聖明俯從羣下顒望之情宗社幸甚臣
民幸甚答曰覽爾䟽辭雖出於人子之至情
而但念稱慶是何等禮今日是何等時耶宎
異之荐臻國勢之岌嶪生民之困窮罔不由
於凉德慄慄危懼錦玉靡安顧予何心作此
豫大之擧予決不可從也因政院啓稟命承
旨傳批 王世子在誠正閤降階跪受留承
旨賜酒饌○王世子再上䟽曰伏以臣於日
者敢陳至情仰干天聽伏承 聖批上畏天
戒下恤民困終不允許丁寧開示臣於是尤

不勝惶蹙悶欝之至玆將前懇不避煩瀆更
申於天地父母之前仰惟 聖上英明出天
洞貫古今而至於稱慶一事深自撝謙臣達
宵耿耿若無所容而羣下之缺望者又如何
也噫稱慶之禮古今行之不翅明白則此豈
出於豫大之舉而然哉誠以一國顒望不可
不勉從故也況三十年治平前史所罕水旱
灾異盛世恒有奈何以此 聖上過執謙讓
之德以拂大同之輿情乎伏願 聖明俯察
微誠快賜允許以副舉國臣民之望千萬幸

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答曰日昨之批非
出於謙損勿强請以安予心○王子延礽君
諱與宗室二品以上聯名上䟽曰臣等俱以
瑣質忝屬璿派涵育至澤保有榮貴若其事
有關於國家而永有辭於後世則豈容含嘿
以負我 聖明哉臣等竊伏惟我 殿下以
上聖之姿統承丕緖于今三十有一載矣敬
奉宗社而聖孝著撫育黎元而入心悅間或
有水旱饑饉之灾而夙夜憂勤若恫在躬其
所驚懼拯濟之策靡不用極環東土含生之

類咸被其澤各安其所此實我國家億萬年
無疆之休矣臣等考諸往牒參以時事稱慶
之舉斷不可少緩前後章布之疏請近日廷
臣之陳白蓋倣皇朝故事我　兩朝已行之
典則此固終不可强咈者而伏見日昨　王
世子瀝血陳章辭旨懇摯誠孝之出天有足
以感動神人舉國臣民莫不懽欣皷舞思見
盛禮之亟舉而　聖旨撝謙不賜允俞以
殿下止慈之聖何不諒春宮抑欝之懷耶尊
下之缺望至此而極矣噫謙讓聖德固不致

容議而尊崇君父是臣子愛戴之至情不避
猥越敢引 先朝盛典相率仰籲伏願亟從
王世子肝膈之懇以副臣民顒望之忱不勝
萬幸答曰予以無德遭茲多難恒切憂懼不
遑寧處萬萬不敢當之請前後繼至只自慙
恧無以為諭決不可允從也仍傳曰遣史官
傳諭○王世子三䟽申請稱慶曰伏以臣再
上䟽章冀蒙照燭而天聽邈然至以須勿強
請以安予心為教臣徊徨悶塞益無所容措
噫人之所欲天必從之仰惟 聖上以天地

之仁日月之明猶不察其至情而遂其忠懇
此罔不由於臣之誠意淺薄不能感回天心
而然也臣雖至愚豈不知一向煩瀆之爲未
安而至情所激不能自外於仁覆之天更申
呼籲於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恕其僭猥而
更加省察焉夫尊崇之節於前史有可據之
文在今日爲必行之禮而尚此遲延迄未得
請抑或以重其事而然歟惟其重也故廷臣
據例陳請韋布亦曰可行則人情所在此而
可見睿鑑孔昭臣不必贅陳而輿情不可終

咈羣望不可終孤也明矣惟我 聖上孜孜
圖治三十年功被八路萬品得所此豈非
祖宗積德累仁之基歟邦國之慶無過於此
稱賀之典決不可已伏乞 聖明速許允兪
上以慰 祖宗默佑之靈下以答臣民顒若
之望千萬幸甚臣無任瞻望懇祈之至答曰
前後疏請已諭予意斷無允從之理也○判
府事徐文重平川君申琓左議政李畬右議
政李濡户曹判書趙泰采刑曹判書姜鋧司
直閔鎭厚右參贊宋昌禮曹判書尹世紀兵

曹判書俞得一左尹金錫衍韓城君李基夏同知中樞李宇恒工曹判書李光迪禮曹參判俞集一齊會賓廳請遵 中宣兩朝已行之禮稱慶陳賀荅曰日昨草野之疏以此事陳請也竭所蘊而諭之仍以頃年書懷者出示夫詩言志苟有一毫勉從之意則必無此述作雖有述作必不頒示羣臣矣世子三疏懇請而又不許矣卿等於此可想予志之牢定而猶且陳請不已竊自愧情志之不孚也且啓辭中所引 中宣兩朝事尤有所萬萬

不敢當者噫惟我 聖祖業煥中興功存社稷而以台小子之薄德猥自尊大安而受之則古今天下寧有是理自有此請以來忘寢與食殆不自定而今日上天之示警亦安知不由於此耶卿等體予肝膈之言亟停無益之請使予心少安○三月備忘記事作於下象動於上自古灾異之作皆由於人事之失而莫非上天仁愛之心也爲人君者遇灾而不知自省則禍亂隨之可不懼哉自予忝位以來非常之變式月斯生夙夜危懍不遑寧

處矣正當季春之月生意方盛陽氣發泄句
者萌者畢出盡達而大雪彌日日候寒凜殆
同閉藏之氣象春行冬令其應不佳未知何
樣禍機伏於冥冥而天之示警若是其丁寧
耶究厥所以亶由否德信切憂懼若涉春氷
也噫今玆咎徵自有所召惟當反躬改愆之
不暇而第念目今切急之憂莫大於朝論之
潰裂故前後勅勵出於至誠而積痼之疾救
藥未易若此未已聚精會神專意國事者無
其望豈非可愕之甚者乎噫上下雷同非國

家之福則予非以此責望也大凡論事之際
各執公心可否相濟而痛祛傾軋之習則朝
著和靖而岌業之國勢庶可挽回矣予之冀
望實在於此也咨爾大小臣僚體予交修之
意務盡寅協之道以荅天戒○夏閏四月
上詣敬寧殿行奠酌禮　王世子陪從祭文
曰驪興毓祉篤生碩媛秉心淵靜禀質柔温
行成髫齔訓襲法門簡膺　慈旨禮隆大婚
祗事　兩宮愉色承歡同予儆惕不替箴言
六載瑤華慸悔何極重莅長秋天道必復履

陰愈和淑閒彌彰視如已出撫育元良盖其
天性非假飾爲漢有馬后后德近之曼壽宜
享遐福永綏那意魃變禍酷中闈誅討雖伸
幽明曷慰予愴若新予念未已積痛少洩義
理猶晦世道至此寧不惋慨流光荏苒幾閱
星霜追思疇曩德音不忘涓吉揭虔躬拈瓣
香入瞻靈殿怳接容聲孰知予懷有隕沾襟
不昧者靈尚冀格歆　上所親製者也○冬
十月　上以八路饑饉下備忘以示隱恤之
意其略曰近歲大侵加以水旱蟲雹風霜之

宂入路狀聞罔非傷心方當秋節民已乏食來春之事可推而知惟彼無辜將塡溝壑而公私赤立府庫如洗念及於此吾之何其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民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可諉之於無可奈何而立視其死歟爲道臣者正宜晝思夜度汲汲區畫爲守令者竭力盡心多般拮据至誠濟活至若閫帥邊將鄉官亦自有管中軍卒宜各賙恤俾免顚隮予俟賑政之畢分遣繡衣廉察勤慢以明黜陟之典或有貪官汚吏肆然入已者繩以重

律斷不饒貸咨爾按道之臣明聽心腹之誥
劃即宣布毋孤予委任策勵之意災荒最酷
之處不可不別遣監賑御史用示朝家另加
軫恤之意而兩南江原道朔膳及京畿咸鏡
道物膳依前凶歲裁減限明秋姑減○備忘
記士習之偷薄未有甚於近日大小場屋曾
無一番安靜之時泮宮賜柑輒有爭相攫取
之弊此或由於隨從濫雜之致而士習之不
古亦可推而知矣噫爲人上者教化大行則
濟濟之美雖不敢望今日士習必不至此厥

咎誰執予甚惡焉其令大司成思盡教胄之
責稍變士子之習○藥房問安答曰噫火與
元氣本不兩立予之火症向衰益痼五六年
間頓覺肌膚日就消鑠其勢必漸至焦枯也
噫凡人死生所關孰無顧惜之心昨年藥院
之批寫盡切迫之狀知我者謂我深憂不知
我者謂我倦怠此非些少文書之省減所可
得力亦非區區陳根腐草所可責效也若不
遵依 祖宗朝故事居閒調養則實有難言
之憂予之有此志固已久矣至於今日益決

矣○傳曰禪位國之重事宜有節目其令禮
官擧行○判府事徐文重崔錫鼎平川君申
琓右議政李濡來詣賓廳啓曰伏見備忘記
臣等聚首錯愕罔知所措惟我 聖上春秋
未到倦勤之時調候漸臻康復之境雖有火
熱上升之氣頤神養性自有清泰之福而遽
下居閒調養之教繼又有節目擧行之命非
徒臣等之遑遑罔極一國萬姓莫不失色而
觖望矣雖以 祖宗朝故事言之 太宗禪
位之日聖壽五十有二 世宗受禪之年已

至二十有二我 殿下既未及 太宗之年
春宮又未及 世宗之歲則今茲聖教豈不
有乖於遵 祖宗故事之意哉答曰噫今日
此舉實出於萬不獲已豈樂為之哉夫火之
為症異於他病而逐年增加反覆沉痼若不
決意居閒順養精神則實有難言之憂今日
此教亦云晩矣君臣猶父子何語可隱今茲
禪位凡再草藁而再焚藁蓋世子年幼有所
遲待故也今則世子年既長成予之火症漸
就難醫強而行之必有後悔欲專意調養則

有妨公務到此地頭釋位之外更無他道此非特顧惜一身而已乃所以為國事也不然何苦而必欲屣脫萬乘乎所引 祖宗朝故事有所不然者使予無沉痼之疾雖過知命之年不必禪位豈以年歲之早晚為言哉○大臣率百官伏閤啓曰昨於聖教之下不計深夜敢請入對不賜允俞臣等聚首相顧心焉如割著其父子君臣之諭奉讀未半不覺滂淚之交頤也今日諸臣苟可以仰承明命其何敢更有一言而臣等有死而已決不敢

奉承惟 聖明之垂察焉聖教每以疾病爲
辭臣等不暇遠引前事恭惟我 先大王沉
年疾疢寧日恒少豈不欲謝絶萬機道遥晩
歲而上念宗廟付托之重下軫 聖明之沖
年又不欲遺大投艱以妨緝熈之工倦勤之
意終不形於辭色勤民敬天十五年如一日
此所以盛德至善沒世不能忘者也若 祖
宗朝故事則或創業垂統大命方新或治成
制定方内乂安雖脫屣萬乘超然自在軍國
大事尚多禀决使憂虞濫目國勢危弱有如

今日者 太祖太宗必無是事矣嗚呼天怒民窮正有救焚拯溺之憂 殿下雖欲相忘必不可得既不能忘而徒有其名亦何益於聖躬哉又况國事愈急則 殿下其可曰我已閒養而不知乎惟彼顛連溝壑之民亦且望絶於乳哺之仁相與飲恨而死此豈臣民仰戴之望也噫勞而思逸人情之所同然疾病之際尤難耐事 聖上今日之教亦或由此臣等每瞻天容非復昔時區區之憂曷有其極常願 聖上清心省事保攝精神而不

幸國內薦瘥朝著多故聖心亦憂勞過分激
惱多端或夜分不寐過時忘食本源之地或
未澄澈榮衛之損日覺遷謝不免躬自憂傷
屢詔於保護之臣臣等每聞此教心肝若墜
臣等忝居股肱使吾君獨憂而成疾此其罪
雖萬死何惜然而人君以一人之身下應萬
事苟不能居簡以制煩鮮或不至於心勞日
拙之患況精神有限亦何能不困弊凋耗也
是以秦皇之衡石程書隋帝之衛士傳餐前
史譏之古昔聖王之雞鳴待朝日中不遑者

功而然耶凡疾病之中最難治者火證也積
歲沉痼肌膚消鑠終得全安者未之聞也予
則實有死生之憂而卿等之言若是其悠泛
反疑予之過慮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寧
有如許道理耶○王世子上疏曰伏以臣以
萬萬不肖叨冒貳極夙夜憂悶矣昨伏見備
忘記實是臣子不忍聞之教臣驚惶煎泣直
欲無生臣本庸疎無才無德所叨之位已極
猥越而況此萬萬不敢當之教乎噫知子知
臣莫如君父臣之無狀豈以 殿下之明有

所不燭乎仰惟我 聖上春秋方富治化方
隆而今因一時之違豫遽下罔極之教臣自
聞此教方寸煎熬寢食俱廢咫尺天威敢以
草草數語血泣仰陳誠未格天不賜允許一
倍焦迫罔知攸措坐以待朝席藁天門冒萬
死更暴而又未蒙允俞臣之情事益復罔極
伏願 聖慈更加三思亟收下政院之教以
重宗社千萬幸甚答曰疏語雖懇予志已決
斷無允從之理也○十二月 王世子再疏
曰伏以臣於昨者敢上一疏冀回天心而徽

誠未格天聽愈邈至以萬無允從之理爲教
臣奉讀以還肝膽欲墜寧欲溘然無知而不
可得也玆敢不避煩猥更冒萬死瀝血陳懇
焉臣賦性至愚無所知識凡於義理全不通
曉特一鹵莽無用之人耳未知 聖明何爲
而有此臣子不忍聞之教耶臣自聞此教日
夜滂泣不能自定而况自百僚以至閭巷小
民莫不遑遑奔走如狂人心所同天意可見
伏乞 聖慈俯察臣情事之罔極亟收成命
千萬幸甚答曰昨者之批已諭予意矣○大

臣又請對 上乃許之政院三司正卿亦並
請對 上御熙政堂引見 上曰欲面陳者
何事右議政李濡曰 上常以火證爲教臣
等亦恒深憂而今番藥院之批此豈臣子奉
承之命耶雖以遵依 祖宗故事爲教而時
勢大異 太宗聖壽已過五十 世宗春秋
亦過二十則今日下教豈不輕遽乎且 世
宗中宗御極多年曾無如此之舉 中宗時
仁宗毓德春宮年踰三十而亦未聞此舉
仁祖末年違豫有倍 聖上今日之患 孝

廟春秋亦幾鼎盛而未有傳禪之事即今寶
齡雖已晚暮未及五十春宮雖曰長成亦未
及二十則何論此事於今日乎判府事崔錫
鼎曰傳禪是何等重事乎堯舜之事非後世
可援三代以後自漢以下絶無焉天位至重
且大祖宗付托之命不可以一時疾恙輕易
傳授故也 殿下火症源委固非細而至若
機務之煩豈無省簡之道乎 殿下春秋方
盛未至晚暮記曰四十曰強古語曰踰強未
艾之年此則指卿士而言帝王年力固不可

與凡人比而春秋傳曰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我 殿下臨御三十餘年博極經史明習典章羣臣賢否民生疾苦必已洞察無遺此正興衰撥亂之會決非居閒頤養之時也自有此教羣下煎迫顧不暇論春宮之情理悶迫當復如何平川君申琓曰禪位之事堯舜以後無聞焉唐宋雖有之出於迫不得已也閭閻凡人亦多有火疢者而清心省慮則自可差復不可以一時謝事頓然快歇矣臣待罪

保護之時每以順養之方陳達則自　上以
爲性本如此不能猝改爲教矣雖在凡人一
身爲重況人主乎但當刪去煩務以便調養
矣判府事徐文重曰雖非如許至重之事固
當詢問處之臣等雖極無狀忝在大臣之列
而不爲下詢遽降此教豈不輕遽乎司直徐
宗泰以下諸臣各以次縷縷陳達　上曰凡
人疾病一時寒暑之感易治而積年沉痼之
症難治予之火症源委已久卽今年紀衰耗
肌膚漸鑠腰下尤甚所見寒心苟不調養則

不但銷鑠必至焦枯如此則十無一生此非一時苦痛之病服藥差可之比也凡病之源委輕重他人不知惟當之者知之傳禪批旨出於一夜故雖云不意而予之搆草已至再次顧念春宮之尚幼故再焚而不下今則三次而發實非輕遽之事也雖匹夫尚且顧惜其身矣強而行之則必致添重如欲調養則公務積滯百爾思之終無善策有此下教予豈樂爲哉非忘國事而然亦非圖便而然也予病如此故昨年藥院之批已示此意予則

優游晩年國事自有所托豈非可幸者耶惟
卿等體諒焉錫鼎曰臣待罪藥院時每因醫
官有以知　聖上火症源委矣臣聞傳曰氣
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今若省減煩務簡以
制煩自有其效豈可猝下此教乎人君代天
莅民民心如此天意可知程頤易傳曰謀從
衆則合天心古之人君於征伐及法制改定
事或有獨斷不從衆議者而傳禪何等重事
其可獨斷行之乎　上曰昨年藥院之批亦
可見予意實非今日始發事也濡曰　殿下

春秋若至倦勤之年有此教則猶或可矣而
政當鼎盛之時治化方隆澤及群生而猝有
此教故人心無以鎮定矣且此事不得不轉
聞于彼若以爾君年未晩暮而不禀於大國
猝然釋負爲咎則此亦難處之一端也諸臣
復申前說再三陳請 上曰帝王家享壽異
於常人四十日强云者庶士之謂也堯舜之
享壽後世不易得昔我 定宗大王年四十有
四傳位于 太宗大王雖未知傳禪因何事
而春秋則未五十矣今予若無沈痼之病豈

有退閒之意乎一日二日漸至銷鑠實與他
病有異亦非醫藥之所可治療也匹夫猶且
顧惜其身乎豈不念自愛之道乎若以調養
爲心則公務積滯有妨於國事故昨日庭請
之批已悉此意矣若出一時未安之教激惱
之事則豈無不平之心而臣下之爭執分義
亦然乎豈不知乎實由於萬萬不得已而少
無相持之意矣諸大臣齊聲而進曰今夜使
之登對故冀有一分感回之道矣更鼓已深
兪音邈然舉切悶鬱矣 上曰他事可從此

則決難從矣大小公事留院者當此大無之
年八路民事可慮其中緊關狀啓則入之可
也民事不可須臾忘也泰采曰公事雖有入
之之教誰可入之乎誰可回啓乎許墀曰非
無公事之積滯者而不賜允俞之前何等臣
子留意於公事乎今日大臣諸臣相率力爭
而不賜允俞也日又不許賜對只以書入為
教本院所降批旨封入旋下臣等將置備忘
於何地乎今日固當以死力爭何可退去乎
仍嗚泣吞聲曰世子吾君之子也固當事之

有退閒之意乎一日二日漸至銷鑠實與他病有異亦非醫藥之所可治療也匹夫猶且顧惜其身乎豈不念自愛之道乎若以調養爲心則公務積滯有妨於國事故昨日庭請之批已悉此意矣若出一時未安之敎激惱之事則豈無不平之心而臣下之爭執分義亦然乎豈不知乎實由於萬萬不得已而少無相持之意矣諸大臣齊聲而進曰今夜使之登對故冀有一分感回之道矣更皷已深兪音邈然擧切悶鬱矣 上曰他事可從此

則決難從矣大小公事留院者當此大無之年八路民事可慮其中緊關狀啓則入之可也民事不可須臾忘也泰來曰公事雖有入之之教誰可入之乎誰可回啓乎許墀曰非無公事之積滯者而不賜允兪之前何等臣子留意於公事乎今日大臣諸臣相率力爭而不賜允兪他日又不許賜對只以書入爲教本院所降批旨封入旋下臣等將置備忘於何地乎今日固當以死力爭何可退去乎仍垂涕呑聲曰世子吾君之子也固當事之

而 殿下春秋今幾許年紀而遽欲遠羣臣
羣臣之事 殿下亦幾許年紀而豈忍一朝
棄 殿下乎大臣三司從而力請 上不許
大臣諸臣以夜深之故姑爲請退三司獨仍
留又力請不已 上終不允○王世子三疏
曰伏以臣刳瀝肝血再瀆天聽而誠未格天
兪音尚閟臣益復焦灼置身無所噫惟我
聖上卌載臨御一心憂勤治隆於上俗美於
下一國臣民感戴聖德頌祝聖躬將期億萬
年無疆之休矣不意今者遽下萬萬意外之

教是豈臣子所忍聞者耶自有此教以來心
魂飛越五情崩裂惟願速就滅死而不可得
也伏乞天地父母俯察微臣之血懇快收前
後批旨不勝萬幸入啓後仍伏閤○上引見
三司大臣正卿政院皆入侍藝文提學金鎭
圭亦請對入侍右議政李濡曰終日達夜連
次酬應將來調攝姑不暇言目前紛擾如此
遑遑罔措矣今又承面諭之命庶幾有開悟
之望矣　上曰斷不可聽之事連日如是心
甚不安前後批旨已悉予意更望卿等之體

諒焉濡曰凡治心之法聖賢所貴此實循本之言而藥餌扶持亦是一道古者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初只有六府機務甚簡後世繁文末節甚多 殿下臨御三十餘年勞神萬機不遑寢食求之古昔帝王孰如 殿下之勤政哉以此勤勞致傷必多今若別様省減則可無此患而且世子春秋長成侍側之際使之觀覽文書參與庶務則自有教誨之益亦當有機務之減去者豈不便好哉判府事崔錫鼎曰昔文王罔敢知于庶獄陳平漢之一

宰相而不知決獄錢穀之幾何大體豈不然乎今君不親細事使羣下裁稟如大段文書使世子從傍參見則有益於教誨之道亦不失調養之方矣自 上明習國事通練典章君能得人而圖治則君逸於上臣勞於下矣傳禪雖有 祖宗朝故事數百年所無之事猝然行之則人心豈不驚駭乎況春宮血氣未定而意外忽遭此舉豈不痛迫乎昔魏文帝傳位於太子宏太子悲泣不已文帝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自切于中惟彼夷虜之君

年在幼稚尚且如此以春宮仁孝之心當作何懷耶平川君申琓曰雖以常人言之父兄之事猝然授之子弟則子弟不敢受而行之以此推之豈不諒世子之情理乎古之君有以疾恙欲傳位於太子而乃曰如此艱危之時豈忍貽憂於子孫云爾則今我 聖上之心亦當如此而已使春宮不離座側時令觀覽文書則可除 聖上一分之憂勤慈愛之情誠孝之心可以兩全其道矣大司諫崔錫恒曰臣等固知今日此舉一則出於付托無

憂一則出於調護疲疾而 王世子年纔弱
冠學未精熟此正愛惜寸陰涵養德器之時
而還以此艱大之任加之則憂遑煎迫損傷
天和其何以發舒志氣成就德器李臣考見
故相臣柳成龍文集則廷請啓辭中有曰羣
臣力爭 太宗屢發而屢止其文又曰 中
宗末年亦欲以國政歸于 仁宗其時相臣
率百官泣血力爭終至回天云 昔我 太宗
之世人心士趨國勢朝綱視今何如而持重
難愼尚且如此至於 中廟撥亂反正享國

長久　仁廟以生知之資年將三十而因公
輔之力爭竟寢成命今日臣僚雖不及於古
人其在　殿下繼述之道獨不思儀刑遹追
之方乎掌令朴行義曰即今大臣諸臣之力
爭如此春宮之煎迫又如此以至五部坊民
莫不憂遑古之帝王或有立已見之事而此
則終不可强拂矣傳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如此重大之事不可任
意爲之也且聞　王世子日夜煎迫至廢寢
食伏乞顧念世子之至情速賜允兪持平李

喬岳曰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殿下所居
之位即 祖宗之位 殿下決不可輕易授
受也明矣 王世子年齡未及弱冠氣血未
至充壯若於遺大投艱之後日夜煎灼損傷
天和則 殿下之心安乎不安乎舉國遑遑
人心波蕩如此而何以為國乎 殿下之意
以為我若不聽則渠當自止而此則大有不
然者百僚之庭請其可止乎政院之繳還其
可止乎三司之伏閤亦不可止更加三思亟
賜允從持平尹世綏曰此舉終難奉行上自

臣僚下至輿儓騷惑如此且 王世子將有
伏闇之舉他尚何論在廷臣僚必無奉行之
人伏乞遠賜處分獻納李宜顯曰當初聖教
以遵依 祖宗事爲諭伏想聖意以爲此舉
旣有前例行之不難而此實有不然者 太
祖定宗事係是國初草刱之際非今日所可
援 世宗受禪時以羣下力陳之故初亦屢
教屢止及至 中廟又有此教而賢相鄭光
弼率百僚苦口廷爭終至回天況今時勢比
之 中廟不啻遼遠則何可近捨 中廟中

止之例而遠遵國初之事耶且國家命令當
觀人心之如何而自有此事不特在廷百僚
遑遑罔措凡在域內含生之屬舉皆填城溢
郭奔走涕泣 殿下雖欲抑而行之終不可
得矣臣在諫職雖死不敢承順更加三思亟
寢前後聖教校理李觀命曰昨緣夜深不得
已退出有愧於古人牽裾折檻之義多矣
殿下雖欲斷然行之此實不可行之事而上
下相持至此甚無益也保護聖躬之道惟當
減去文書以便調養之道而此舉實非羣下

之所望也　王世子春秋漸長學問日進一
國臣民率皆延頸自　上益盡教誨之方啓
佑後人以承前烈道理當然矣自古帝王無
以憂勤成疾者而如衛士傳餐衡石量書實
非憂勤之道也我國煩文末節甚多惟當講
究商量以便調養之道矣豈可遽行莫大莫
重之事乎校理李晩堅曰今日此擧反害調
養之方上下相持章奏之煩瀆十倍平日而
殿下之煩惱亦復如何若不允從則臣等雖
被誅戮不敢奉承矣內外人心波蕩如此何

以爲國乎君臣猶父子也記曰與其得罪於鄕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起敬起孝悅則復諫雖被誅戮爲 殿下臣子者豈可奉承乎副校理南就明曰天下之事有名有實名實相符然後可以有爲 殿下既有大小事稟行之教雖是遺大投艱之後徒有就閑之名而無調養之實矣卽今數萬軍民呼泣闕下臣等不得請則無以抗顏以見軍民矣正言鄭必東曰 殿下春秋未至晩暮既非謝事就閑之時春宮學業日就

長進而亦非擔當萬機之時伏乞商度二者
之間以從百僚之請正言韓重熙曰自
上雖曰有 祖宗朝故事而古今異宜人情駭
惑波蕩靡定臣等雖誠意淺薄伏閤其可止
乎不但此也 王世子將有伏閤之舉雖緣
臣等之進言姑為停止而後日則必有此舉
當寒處冷必致損傷其憂如何 殿下欲為
調養而反添火症矣吏曹判書洪受瀗曰
殿下雖以火症為教治病之方自有道理天
命去就在於人心之向背自下此教人心波

蕩此豈教誨而然哉從古以來未有逆理而成事者矣副司直姜鋧曰舉國含生盈庭百僚莫不遑遑人心之悶鬱無以慰安而世子煎迫之情當復如何若不早賜允兪臣等萬無奉承之理矣禮曹判書閔鎭厚曰 聖明雖以 祖宗朝故事爲諭而非徒時勢不同 殿下之位乃 祖宗之位豈可以其身勤勞一時病患卒然托付於春宮乎 祖宗在天之靈必不悅豫於冥冥之中矣 殿下何不深思乎居閑調養將來之事而目前之切迫

甚多聖候未寧之中日日煩聒夜夜引接豈
非添病之道乎世子千萬意慮外猝當此舉
連日陳章將至伏閤之境豈無致傷之慮乎
留院公事雖有入之之命而當此憂遑之時
誰敢捧入而裁處乎入路凶歉汲汲遑遑賙
賑之策一日為急　聖明何不軫念乎工曹
判書宋昌曰以閭家事言之年少子弟猝使
主管家事而廢業則雖有過人之才智工夫
漸退終難成就矣世子之猝當此任亦類于
是　殿下何不念及于此乎　上曰予意已

悉於前後批旨矣予之此舉非出於厭苦萬
機而然所患漸至沉痼心甚切迫竊欲釋位
就閑優游晩年矣蓋傳禪之舉事極重大既
始之後固宜斷然行之而昨今前席大臣諸
臣之請發於至誠予以否德忝居大位歷年
雖多寧有德澤之及民者上自股肱輔弼下
至耆老軍民皆不忍捨予君臣之間分義雖
曰截然豈無感動之心乎大臣合辭曰聖教
如此宗社臣民之福也諸臣皆一時感泣
上亦曰自然感動予又不覺泫然也入路大

無賑事方急若因此舉曠延時日不能及時講究則是益予之過矣以此勉從羣下之請錫鼎曰伏承聖批太平萬年將自今始矣此乃宗社默佑天心自然格回之致臣等不肖何能感回天聽手擧曰闕下待批者甚多速傳此教宜矣 上曰諸疏之批皆以纔於前席勉從羣下之請爲辭即令傳諭可也錫鼎曰古語曰君有君人之言三乃者天心改悟上念 祖宗付托之意下迫臣民愛戴之情還寢已下之旨此無前之大慶也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然今此下教中謙光之意溢於言表此則禹湯之心也且以䎸事為急憂民不懈如此蓋以方寸合於天心而萬民莫不感動矣此教一下衆心歡洽今日之舉實是無前之大慶也順命曰明日當陳賀矣大臣諸臣皆以次退出○荅王世子三疏曰爾之情事不可不念而大小臣僚之積誠陳請終不可孤也故纔已勉從矣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三